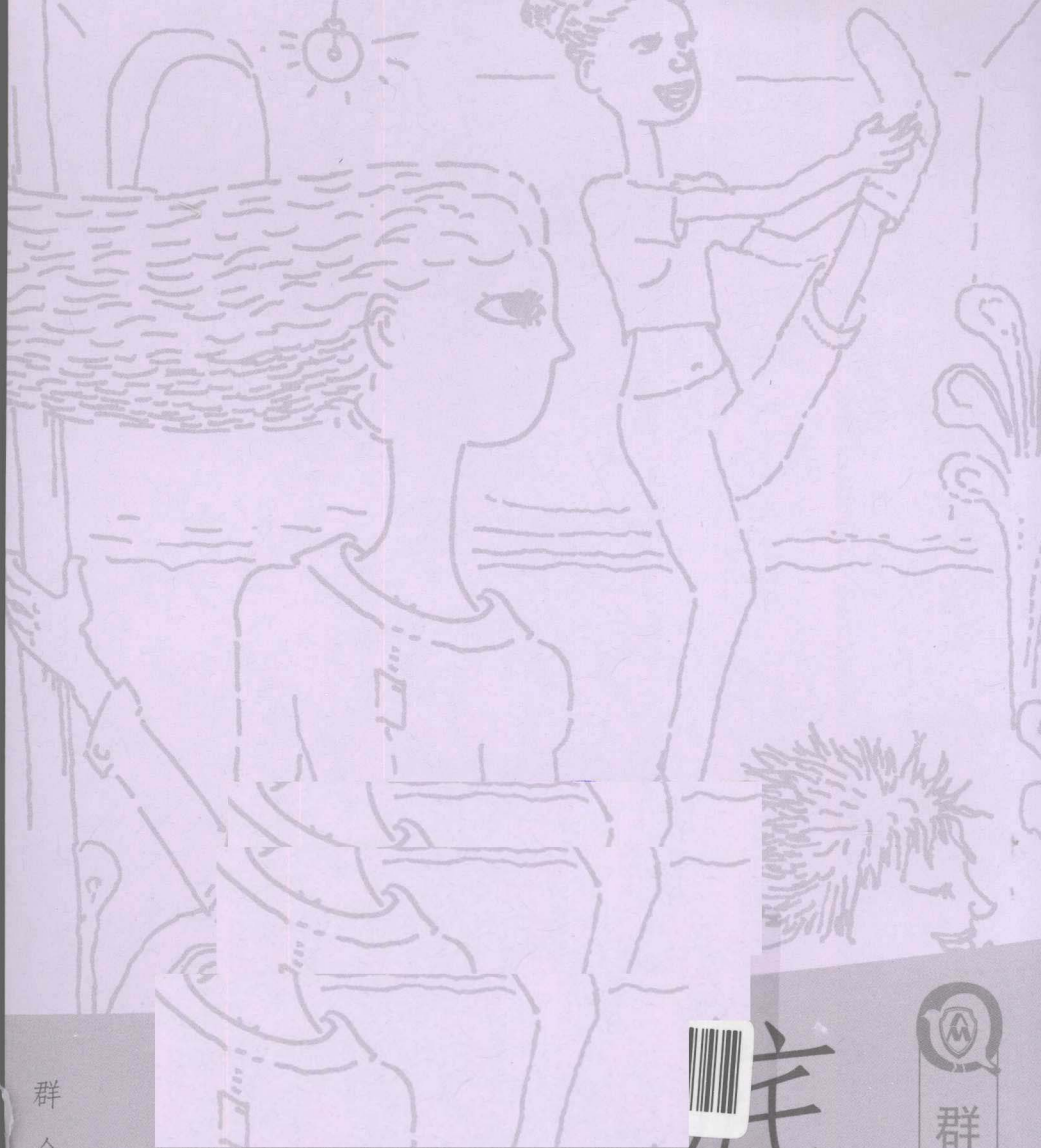




底片

乔叶 著

群众出版社



群众原创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底片 / 乔叶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5014-4240-9

I. 底… II. 乔…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5167 号

底 片

著 者: 乔 叶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章 雪

插 图: 孙 钢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bs.com

信 箱: qzs@qzcbbs.com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6.5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240-9/I · 1741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在晃动中，小丫看见家里的一切都旋转起来。沙发、茶几、餐桌、钟表、瓜子、梳子、奶瓶、电话、窗帘……她就奇怪：自己在摇着什么？自己怎么会和这些东西在一个房间？又怎么和这个男人在一起？他和她这么近，真的有这么近吗？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刚强精明的女人，是一个千层油百层水泡透了的女人，可晃着这个男人的时候，她觉得自己不过是荷叶上的一滴露珠，滚过来，滚过去。

窦新成任她摇着，摇，摇，然后静下来。他说：小丫，没事儿。

小丫看着他。眼里的波光像湖水一样，迎着黯淡而安稳的天空。



第一章

普通话

后来小丫才琢磨出来：自己之所以一心想往外面去，一心觉得自己不该是个乡下人，都是因为普通话的缘故。

小丫的普通话打小就好。从小学到高中，老师总让她朗读课文。她朗读的时候，教室里鸦雀无声。金子般的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细细的灰尘在光束中群舞。小丫一边朗读一边惊异自己的声音，像纯银一样。她很少犯语音错误，不会把安说成挨，不会把门说成梅，不会把版说成百，不会把在说成赞。一个夏日黄昏，上小学五年级的她正在大门道里写作业，几个骑着山地车戴着太阳帽的人在她家门口停下，向她打听村南街的一户人家。他们用的是标准的普通话，她回的也是标准的普通话。她把他们领到那家，路上，那几个人很高兴地和她聊着，问她多大了，说她应该是城里的孩子。

她应该是城里的孩子。她记住了这句



群众原创版·底片



话。当然，那时候她还不太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说。高中毕业后她第一次和同村的几个姊妹到县城一家大饭店应聘的经历，让她有些明白了。饭店的招聘启事上有五个条件：女服务员。18—25岁。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普通话好。前四个一看就知道，唯有第五条必须通过一个小考试，就是说一段绕口令。那段绕口令是“走一走，扭一扭，一棵柳树搂一搂”。由“走一走”一直说到“走九走”。十几个入选的女孩子排成一队，一遍一遍念，从错误率上往下淘汰。小丫的成绩是最好的，从一到九，她没错一个。即使是在最拗口的六上，她都说得如行云流水。

小丫的普通话说得好，也只是在两种情况下才说。一是在饭店里；二是在一个人的时候。在饭店说这是老板的要求。起初小姐妹之间偶尔说说家乡话，老板还不怎么管。一次，一个客人正找茬，一个服务员不耐烦，用家乡话唠叨了两句，被客人误会她在骂人，把桌子都掀了，闹了好大一场风波。从此，老板就禁止她们在饭店说家乡话。“就是打盹说梦话也不准！”还说普通话就是打工妹的外语，要求她们不工作时也尽量多练。本来老板不提，大家都还有些兴致。他这么一说，小姐妹们就感到了一种屈辱。当面不敢怎么样，回到宿舍就让家乡话响得像放鞭炮。纷纷说：“什么外语，走到天边都是中国话，谁比谁低一等？”“俺们就是土葱，装不成那洋葱。”因为小丫的普通话说得最勤，有些难听话也朝着小丫说过来，小丫难过了很久。从此就不再和姐妹们说普通话了。就开始喜欢一个人去逛街。一个人的时候，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在公共汽车上买车票，她报的站名都字正腔圆。她听过一件事：一个人到北京坐公共汽车，上去就拿出一张十元票子，问售票员：见过没？售票员说：无聊。一会儿，那人又拿出一张二十元票子，问：见过没？售票员说：神经病。没多久，那个人又拿出一张五十元票子，售票员忍无可忍，没等他开口，就拿出一张百元票子，吼道：你见过吗？”——后来



才知道，那人要去建国门。这趟线上有一站叫建国门。

那个人，自然是乡下人。小丫不能闹那样的笑话。

小丫的普通话也从不在回家的时候说。村里一个大学生在省城读了一年书回家，半路上碰到乡亲，问他坐几点的火车，他用普通话说：“昨晚九点。”又问他怎么这么说话，他又用普通话说：“这是我们国家的通用语言，你们也都应该学的。”乡亲们笑得肚子疼，说他上了大学别的本事不见长，又坐碗又坐锅的，还带着两扇门回来了。他爹娘都为他羞。

小丫也不能闹那样的笑话。人家大学生在老家讲普通话都不是地方。她凭什么呢？

小丫在这个饭店正式上班的第一个星期，就认识了半轮。那天晚上客人不多，月亮很好，月光和灯光和在一起，再配着红酒的清香和低低的古乐，把廊下装饰得很抒情。一个黑黑的男孩一进来就坐到左边的廊下。坐得斩钉截铁。那男孩看起来有二十多岁，要是在老家，这么大的人早就结婚成家了，计划内计划外的孩子加起来，至少也会是两个孩子的爹，还男孩长男孩短的，多硌牙。可城里就叫男孩。小丫还没有叫惯。她就暗暗地叫他男人。男人坐下后，小丫拿着菜谱和写菜笺走过来，问他几位，他竖起一根手指说：一位。小丫怕没弄清楚，又问：还有一位，还是就您一位？他说：怎么理解都行。小丫就蒙了。只一位那就只一位，还有一位那就是两位。什么叫都行呢？男人迎着小丫的惊奇，笑道：我的影子，也算一位。

小丫嗤地笑了。

男人点了凉拌牛肉、清炒苦瓜、尖椒鸭杂、一瓶啤酒、一碗米饭。很快吃完，抽了支烟，就结账。他没要发票，小丫就知道他是吃自己



的，把零头给他抹了，整整五十。接过钱的时候，小丫不自觉地迎着灯光照了照，男人就笑道：我整天在银行，还用你来当验钞机？小丫笑笑，嘴唇动了动，没说话。男人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小丫还笑，还不说话。有些男人见到女人就贫嘴，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自己说到没趣。男人果然又顽强地说：你肯定想说，你说你在银行工作，谁知道啊。说不定你自己就是一张伪钞呢。小丫忍不住就笑了。正笑着，又有客人进来，小丫忙把一脸笑意忍着，道：欢迎再来。

男人第二次来是下午四点半左右，正是小丫最容易打瞌睡的时候。下午四点半，对于一个普通的饭店来说，是有点儿古怪的。这个时间，整个饭店都骨松肉软。中午的高潮刚刚过去，晚上的高潮还没有来临，在两个高潮之间，是不想言语的疲乏和困倦。一切都像厨房刚刚挂上的炒锅，在疲乏和困倦中寥落起来。

油香稠稠地弥漫着，和暮春的阳光搅在一起，空气便成了一盆勾了芡的温汤，让人沉醉。小丫站着站着就想睡了。为了不瞌睡，小丫常常会想些事情来提神。想家里的大棚里又种了多少菜，想这个月自己能挣多少钱，想挣的钱能顶多少筐鲜菜……想想，自己都能挣钱了呢。去年高考落榜，她就没想着复读。下面两个弟弟，一个初一，一个高一，父母多包了三亩地，盖了六个大棚，种菜卖菜，腰没有直的时候。她的学习成绩不怎么好，复读一年，也不一定就会考上像样的大学。再说，即使是考上又怎么样？还不是一样要毕业，要找工作，要挣钱？现在，她既不用花钱还能挣钱，家里的经济格局就变成了三个人供两个人，轻松多了。要是弟弟们有出息，读完大学读硕士，读完硕士读博士，读到他们当了爹自己当了姑姑，恐怕也还供得起。

想到当姑姑，小丫的脸上甜蜜蜜的。

阳光透过竹帘子，打在小丫的脸上，把她的脸制成了一张横细格的

作业本。慢慢地，格子一行行地斜了下去，小丫的头歪了下来，一个点，一个点，连成了一条涩弧线。当点们把涩弧线连到底端的时候，她轻轻地盹了盹，一机灵，醒了。她看见，男人放好了摩托车，肩膀左一摇，右一摇，一步一步地走过来。

男人坐在左边4号桌上。她连忙跑过去。小丫说：这么早啊？男人一扬眉，说：嫌我早？小丫说：不是。男人又说：那就是嫌我晚了。小丫垂下眼睛，笑了。男人道：叫你两遍了，想什么呢？这句话若是别人说出，肯定是责怪的，准会让小丫红脸，但他的神态却是很亲切的，很像一个家常朋友的数落。

小丫笑了笑，说：对不起。拿起茶壶去装茶。暖壶里的水很热，砰砰地扑出来，洒湿了她的衣服。她的衣服是店里统一发的，蓝地白花，中式对襟盘扣，袖口领边都掐着红边，还有一块同色的三角头巾。她看了看那块洒湿的地方，有个大圆，像深蓝色的月亮。还有一串小圆，像月亮的泪珠。

男人说：小心些。烫着了吗？小丫说：没有。谢谢。男人说：衣服湿了，快去换换。小丫说：没关系。这衣服料子薄，一会儿就干了。

几台桌只这一个客人，小丫就站在左边2号桌的位置上，离他不是很近，也不是很远。男人吃完了饭，喝了会儿茶，点了一支烟，就那么闷闷地坐着。等到买过单就要走的时候，突然问：你是哪里人？小丫就说了，男人道：听不出来。

小丫抿嘴一笑。她知道男人是在夸她的普通话好。

以后男人就常来吃饭了。来了就在廊下。一般他习惯坐门左边，如果左边没位置，他就坐在右边。如果左右都没有空位，他就去外面逛一会儿再进来。无论坐在哪个位置上，他的眼睛都经常瞟着小丫。这么吃来吃去，瞟来瞟去，迎宾的姐妹就知道了。她们一知道，全饭店的姐妹





就都知道了。有一次，男人问小丫多大，小丫说十九岁。他就感叹：才十九，我比你大六岁，半轮呢。仿佛历尽沧桑。后来，大家就偷偷地在背后叫他半轮了。半轮一来，回到宿舍的小丫就会被盘问来盘问去，都说半轮一定是喜欢小丫了，要小丫抓住机会，嫁个城里的男人。小丫嗔说：谁要嫁他？不过是吃吃饭，哪有那么多事！可她心里知道，半轮对自己是有那么点意思的。

小丫一点也不觉得半轮比自己大六岁是个问题。二十五岁的男人，正好。小丫也常常偷偷瞄着半轮。半轮的脸方方的，有楞有角，皮肤虽然黑黑的，可黑得很滋润，中看。小丫自己白，就不怎么稀罕白了，她喜欢黑黑的男人。男人就是要黑黑的。要不，还是男人吗？她巴望半轮来吃饭，可半轮常常来吃，她又替他心疼。整天这么吃，又不能报销，该吃掉多少钱啊。一定是还没成家，才会这么在外面吃。不过他吃得起，证明他的工作还可以吧。他说他在银行工作，约摸不会骗她。年龄大、没成家、工作好……小丫想着想着脸就发烫了。

那一天，半轮又来吃饭。还是四点多。吃完了饭，临走时，半轮对小丫说：下周我叫几个朋友过来，给你过生日。

小丫一下子想起来，有一次闲聊时，她说了自己的生日。生日就是下周。她的头脑一时间欢欢地炸起来。以往她在乡下，过生日时都是母亲煮几个茶鸡蛋就完事了。半轮这么郑重给自己过生日，还要带几个朋友。是什么意思？他会怎么介绍自己？若说是女朋友，到底他还没对自己说过什么。若说是一般朋友，自己受得起这样平白无故的人情吗？另外，那天是不是还要在这个饭店？在这里太招摇了。不过，退一步想，不换地方也挺好，就是让姐妹们看见，又怎么样呢？想到那一天，迎宾的姐妹要给自己拉门，说：“欢迎光临！”她就想笑。



那天中午临近的时候，小丫换好衣服，在饭店外面等半轮。她穿的是一身浅绿的长裙，这是她最好的衣服。雪白的皮肤给绿裙一映，简直就是一朵白荷开出了水面。半轮和朋友们到得很准时，他们打着两辆车，捧着鲜花和蛋糕。蛋糕是“泰发”的，“泰发”是县城里最有名的蛋糕房。鲜花是热烈的红玫瑰簇拥着两朵百合，扎着粉色缎带。除了半轮，还有两男两女，很显然，小丫就是半轮的。两个女孩子都很亲热地抱了小丫一下，道了生日快乐，他们朝饭店里走去，迎宾果然就微笑着给他们拉开门，临到小丫进来的时候，拍了她的肩一下，低声说：生日快乐。小姐妹们见了她，也都纷纷说了声生日快乐。小丫连连说着：谢谢，谢谢。她觉得怀里的花正在无限地蔓延，饭店的每个姐妹都花枝招展，每桌客人都鲜花盛开，每一道菜都花颜绚烂，每处角落都花香弥漫。

菜本来是要小丫点的。她点了一个木耳青菜，一个日本豆腐，其他四个人都起哄说：为什么那么给他省啊。最后还是半轮点的菜，凉菜是酱牛紫茄、玉米色拉、薯条手卷、泡椒凤爪，热菜有鱼片蒸蛋、麻辣茭白、青蔬肉粽、烩鸭四宝、蚝油草菇。外加一个海鲜豆腐羹和紫菜排骨汤。酒水要的是菊花生啤和鲜榨果汁。菜一道道地上着，半轮嘱咐说上慢点，小丫看见包这个间的小姐妹一边答应着，一边对她眨了眨眼。

小丫的话很少。她觉得自己不需要说那么多话。仅仅是听着，就很好，很好了。

丫，丫。突然，小丫听见有人叫自己的名字。仿佛是母亲的声音。她的心一抽。悄悄地站起来，走向门口。包间门却已经被推开了，母亲、父亲、小弟和邻居家的二婶都站在那里。

小丫说：你们怎么来了？

他们都不答。

小丫又问了一句：你们怎么来了？

他们还是不答。

小丫顿时慌了。他们都这样迷怔，家里莫非出了什么事？她走到母亲身边，着急地几乎想要抓住母亲的胳膊，可一看到母亲的嘴唇，她就马上明白过来：他们不答，是因为自己说的是普通话。

她的脸刷地一下变了颜色。她不知道变成了什么颜色，因为她看不见。但她看到了母亲的嘴唇，她必须说话。她说了一句话。说这句话的时候，她感到自己的舌头拐了一个奇怪的弯，很疼，很疼。

她说：恁咋都来了？

妈说：一茬豆角新下来，恁爸来送菜，恁二婶想给猪棚扯点雨布，城里便宜，就一堆儿来咧。正想返回，猛个儿想起你今个儿生日，就过来看看。本来想买几个茶鸡蛋，看了几家，嫌成色不好，也贵哩杀人，就没买。

母亲说话的时候，小丫看了一眼她翕动的嘴唇，就把眼睛移开了。可她又不知道该看向哪里。她晃了一圈目光，落到小弟身上。母亲的话讲完了，她什么也没听到。听到什么都不要紧。事实上，她已经有些恍惚了。她不能让自己恍惚。她拍拍小弟的头，说：咋没上课？

小弟说：今个儿礼拜天。某课。——在家乡话里就是“没课”。

二婶说：丫真俊嘞。才来城里几天，就换了个模子。婶得多擦几把眵目糊才能认得出嘞。二婶家在村里开着个小卖部，是数得着的能说会道的女人，小丫在家时最喜欢听她说话，可这时，二婶的声音像变异了磁带的声音，叽里咕噜地钻着她的耳眼，不知道怎么就那么奇怪。尤其是那个“嘞”字，像把小小的锯子，吱啦吱啦地锯着小丫的耳轮。可小丫不觉得疼。她只是觉得难受。难受也不能不说话。她还没和爸说呢。



她得说。爸通常都是开三轮车送菜的。她就问爸：车嘞？说这个嘞字的时候，小丫的身子打了个寒战。

爸说：在外头停嘞。

半轮那边的五个人都沉默着。小丫静了静，转过身，用普通话介绍了半轮，又用普通话介绍了家人。介绍只是介绍，她谁都没有称呼。

半轮随着小丫的话音站了起来，拉开椅子说：叔叔、阿姨坐。其他的四个人也都跟着站起来，说：坐，坐。一个女孩子把小丫的母亲让到小丫刚才坐的主位，说：儿生母死，她的生日就是您的难日，您含辛茹苦地把她养这么大，养这么漂亮，您坐这里，最当之无愧。

小丫的母亲诺诺着，坐下来。小丫挨着母亲坐下，父亲、二婶和小弟挨着母亲坐下。半轮挨着小丫坐下。朋友们挨着半轮坐下。小丫左边五个，右边四个。她看看左右，一桌十个人，真是标准的一桌。坐稳之后，又添餐具，加菜。父亲要的是红烧肉，二婶要的是猪耳朵，母亲要的是大拉皮，小弟也在扭捏了一阵后，眉飞色舞地要了个炒腐竹。加完了菜，这边五个对着那边五个，好一会儿，大家都没有话说。大拉皮上来之后，弟弟拿起餐具包说：姐，这是筷子嘅？小丫一怔，连忙帮他撕开，拿出筷子和湿巾。她看见父亲母亲和二婶都照样撕开了。她拿出湿巾给弟弟擦了擦手和脸，顿时，四张黑灰灰的湿巾绽放在桌面上。

二婶狠狠地喝了一口果汁，说：怪好喝的，也不知道几个钱一瓶。就直着脸问小丫，可贵嘞？小丫笑了笑，说：你喝就是了。二婶说：要是不贵，我也想批一箱嘞。半轮那边就有人笑出了声。小丫把目光溜过去，想看看谁在笑，却看见每个人脸上都绷着一道笑边儿，让她分辨不出。吃了一会儿，二婶说：这里恁气派。工资也高嘅？小丫不好说少，也不好说多，根本就不想在这时说工资的事，就敷衍道：瞎干。二婶说：恁就对二婶说说又咋嘞，二婶也不会借恁的钱。小丫不接二婶的

话。现在她每说一句话都很小心。她尽量让自己的话简短，再简短。不论是方言，还是普通话。

半轮提议碰杯，他们就拿起杯，杯碰到了一起。叮叮当当，像是要碎了。半轮这边的人稀稀落落地说着生日快乐，母亲这边的人都沉默。小弟突然用普通话跟出一句：生日快乐！声音嘹亮得吓人。一桌人都笑了。小丫拍了拍小弟的头，一股热流突然在心里汨汨地涌出来。

饭继续吃着。先前点的菜，半轮那边的人吃得多，后来点的菜，二婶他们吃得多。到最后，二婶那边把菜都吃得差不多了，半轮这边还留着大半。话也继续说着。有时是左边的人自顾自地说，右边的人吃。有时是右边的人自顾自地说，左边的人吃。有时是两边的人一起自顾自地说起来。小丫两边都吃一些，也都听一些。其实也没吃什么，也没听什么。可她已经很饱了。她左手拿着湿巾，右手拿着筷子，在嘈嘈切切的声音里，脸上呈现出一种暧昧的，很像是幸福的微笑。

突然，咚咚咚，有什么人在轻轻地敲着窗。一屋子的人都回头去看，原来是下雨了。雨打在玻璃上，一竖行一竖行地流下来。二婶说：恁看看，咱多会买，扯的雨布和麦场一般大，几个人指定谁也淋不着。小丫母亲说：猪还某用，咱们倒先用。二婶嘎嘎笑着说：这就对嘞。新展展地给畜生用，心里还不得劲嘞。咱们先跑到他们前头披一回，就值嘞。父亲和母亲一起跟着二婶笑起来。小丫没有笑。有什么好笑的呢？如果在村里，她或许会笑。但在这里，她和这些话有什么笑的关系？她真希望二婶的嘴巴能闭上。可二婶不闭，二婶总是有话要说。二婶说：几时看天还好好的，怎么就下嘞？小丫母亲说：也不好啥，死不死，活不活。看样子就不像憋着好货。二婶说：后来刮的两阵风倒凉唧唧的，我就知道不对乎嘞。屁是屎头，风是雨头嘞。



小丫放下筷子，看看半轮他们，他们也都放下了筷子。父亲端起酒杯，在细细地品酒，每品一口就吧嗒一下嘴，很响。小弟在很认真地追逐着仅剩的几片腐竹，二婶又开始研究那束鲜花。二婶说：这花真中看。铁定是假的嘞。小弟停下筷，信心十足地说：是真嘞。现在城里都兴送真花。母亲说：真花有恁好看？父亲说：掐掐瓣儿就知道。弟弟马上放下筷子，用指甲在一瓣玫瑰上掐了一下。小丫很注意地看着。被掐的那瓣玫瑰立时留下一道鲜嫩的印迹。那印迹，是暗红色的。她看见，那道印迹越来越暗，越来越暗。

半轮站起来，上了一趟卫生间。回来不久，手机就响了。半轮接了手机，说是有事，就起身告辞。其他四个人也跟着站起来。路过收银台的时候，小丫在后面看见，半轮的身子很轻微地顿了一下，向前走去。

小丫把他们送出门口，看着他们招了两辆出租车。他们道了再见，潦潦草草，慌慌张张的，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追赶着他们。小丫也回复了再见。她是用普通话回的。她说得很安静，很从容，声调轻柔，音质甜美。她说的时候，有两个客人正走进饭店。其中一个很注意地看了小丫一眼，对另一个说：这个小妞去当声讯小姐一定很合适。

他们的话，小丫没有听见。她回到廊下，习惯性地站在左边2号桌边，看着半轮他们的车越走越远，消失在细纱一样的雨雾中。隔着落地玻璃，她的鼻尖感到了一种刀锋的清凉。

色彩的渐变

有雨的下午常常是百无聊赖的，没有人肯这个时候出门照相。一行行湍急的雨水顺着影楼的落地窗玻璃无声地向下淌着，小丫站在窗后，一遍遍地掸着圣诞树上的灰，突然想起在深圳的那些日子。那些日子如老电影一样遥远，然而只要想起，电影放映的速度又是那么飞快。远镜

头是回忆，近镜头就是细节，像他们电脑里的照片一样，一张一张都可以用鼠标点击出眉眼。

几年前，也是一个这样的雨天，她提着行李包从中山来到了深圳。她的行李包卷得很紧，油卷馍一样。可这油卷馍不能吃。她吃饭的第一个地方就是中山的那家玩具厂，流水线。玩具都是塑胶，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怪味儿，时间长了就会有一种隐隐的恶心。从早上七点半开始上班，到晚上七点半下班，没有星期天。只有病了才准休息。她们整月整月两头不见太阳，十二个钟头里只有中午一个小时的休息和吃饭时间，隐隐的恶心就一直在她的胸间缭绕。能够支撑她抵抗这种恶心的只有工资。工资每月八百元，听起来不少，可除掉管理费、卫生费、治安费、住宿费和饭费等有名堂没名堂的支出，拿到手的连五百块钱还不到。她每月往家寄两百，自己只留两百多，够干什么的？这些还都算了，最让她忍受不了的是搜身。说是以前发现有人三三两两地把玩具零件偷出来组装好往家里寄，那些高档些的玩具能卖一两百块钱呢。于是下班的时候总有保安在车间门口等着，查贼一样。保安说是保安，其实都是一些没什么本事的当地烂仔，在亲戚的厂子里当狗罢了。这样的人欺负女工当然是驾轻就熟的。有些长得一般的，他们抬抬手就过去了，像小丫这样有些姿色的，就得细致摆弄摆弄。摸了上边摸下边，摸了前边摸后边。一次，他们故意摸小丫的奶子，说：“里面装了什么？光肉会有这么多？”看小丫要掉泪，才让她过去。还有一次，小丫走得靠后，保安看没什么人了，居然把手伸向小丫的两腿间，小丫尖叫着跳起来，保安嬉笑道：“那儿肯定有东西！”小丫终于哭了，说：“卫生巾。”走了好远，她还听见保安在学她说话：“卫生巾，卫生巾。”

从那一刻起，小丫就决定离开这个厂子。月底，发了工资之后，她就出来了。



从头到尾，她在中山待了有一年零两个月。和半轮的恋爱结束之后，还在那个饭店待着无趣，她就辞了职。恰好碰上这家玩具厂设点在东水招人，几个小姐妹一商量，就决定南下。出来的时候，父母都不舍。虽然知道她去挣钱是好事，可一走就是几千里，小丫毕竟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子，再怎么穷，也有点儿娇气的意思。但她决意要出来。在家里能干什么呢？在县城打上两年工，无非还得回到农村去，面对一条平庸的农妇之路。她的手将会被田里的风吹得粗糙起来，她的皮肤也会被毒辣的日头晒得黧黑起来，她会找一个壮实的农村小伙结婚，不恩爱的话就打打架，恩爱的话就那么不咸不淡有吃有喝地过着。生孩子呢？如果头胎是个男孩也就罢了，若要是个女孩，那多半得躲东藏西地继续生下去，一年不行躲两年，两年不行躲三年……直到生个男孩为止。无论多么俊气的农村女人，在经过这番折腾之后，都会变得松皮大肚眉淡眼低，再也没有一点儿精气神儿。莫非就等着过这种一眼看到头的日子？她还年轻啊。所以有了机会，她就是撞破头也要出门。现在不闯世界，什么时候闯呢？

然而不出门不知道，世界不是用来闯的，是用来熬煎人的。细雨蒙蒙，小丫站在深圳的大街上，高高低低的楼群矗立在她周围，像一堆精美的玩具，而她是玩具角落里最渺小、最渺小的尘埃。仅是高中毕业，她不知道自己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甚至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工作。天渐渐黑下来，她想找个地方住下，可那些像模像样的酒店怎么敢进去问呢？她上了一辆公交车，问售票员什么地方住便宜，售票员没理她。她茫然地坐在那里，霓虹灯闪着她的眼，像晃着一块色彩斑斓的纱巾。过了不知几站，有人捅她，是售票员，售票员说：“下去吧，十元店。”她愣着，没听明白，售票员拿起一张十元票子，大声说：“十元店！”一车的人都哄笑着。